

• 王雲五主編 •

人人文



福至心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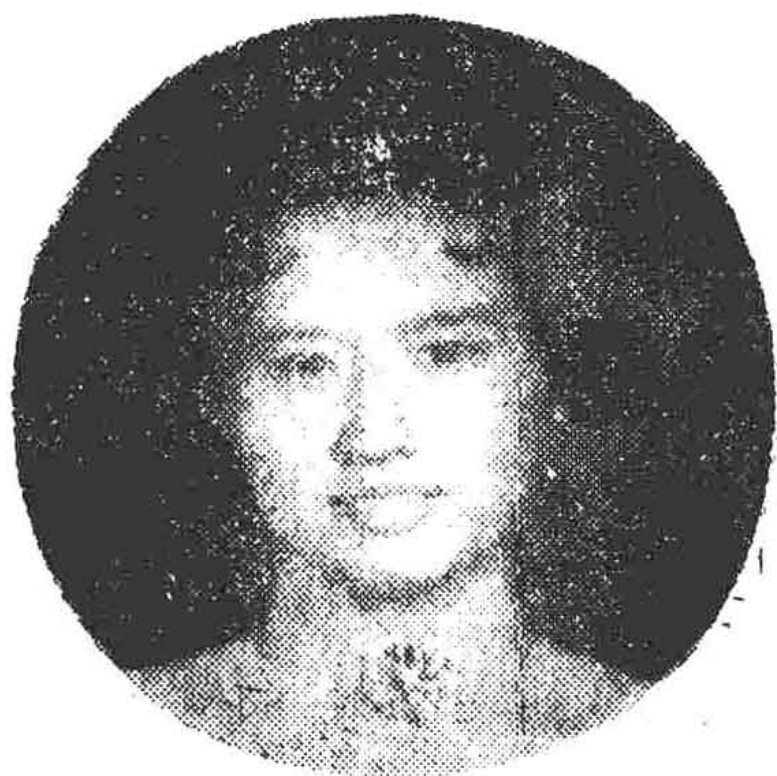
崔文瑜選譯

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

崔文瑜選譯

福至心靈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崔文瑜，本名崔以寬，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生，河北省昌黎縣人。民國四十八年，臺大外文系畢業。愛好翻譯，所譯小說，如：「米蘭夫人」，「狄園夢」等，曾先後連載於大華晚報並印集成書；又嘗受聯教組織中國委員會委託，翻譯「種族與文化」(“Race and Culture”)一書，亦係所譯之代表作。

編印人人文庫序

余弱冠始授英文，爲謀教學相長，並滿足讀書慾，輒廣購英文出版物。彼時英國有所謂人人叢書 *Everyman's Library* 者，刊行迄今將及百年，括有子目約及千種，價廉而內容豐富，所收以古典爲主，間亦參入新著。就內容與售價之比，較一般出版物所減過半。其能如是，則以字較小，行較密，且由於古典作品得免對著作人之報酬，所減成本亦多。

余自中年始，從事出版事業，迄今四十餘年，中斷不逾十載。在大陸時爲商務印書館輯印各種叢書，多厲廉售之意，如萬有文庫一二集，叢書集成初編以及國學基本叢書等，其尤著者也。民五十三年重主商務印書館，先後輯印萬有文庫叢要，叢書集成簡編，漢譯世界名著甲編等，一本斯旨。惟以整套發售，固有利於圖書館與藏書家，未必盡適於青年學子也。

幾經考慮，乃略仿英國人人叢書之制，編爲人人文庫，陸續印行，分冊發售，定價特廉，與人人叢書相若；讀者對象，以青年爲主，則與前述叢書略異。本文庫版本爲四十開，以新五號字排印，與人人叢書略同；每冊定價一律，若干萬字以下，或相等篇幅者爲單冊，占一號；超過若干萬字或相等篇幅者爲複冊，占二號，皆依出版先後編次。每號實價新台幣八元，一改我國零售圖書向例，概不折扣。惟實行以來，發見間以萬數千字之差，售價即加倍，頗欠公允。研討再四，決改定售價，單號仍爲八元，雙號則減爲十二元，俾相差不過鉅。又爲鼓勵多購多讀，凡一次

購滿五冊者加贈一單冊，悉聽購者自選。區區之意，亦欲藉此而一新書業風氣，並使購讀者得較優之實惠而已。

抑今後重印大陸版各書，除別有歸屬，或不盡適於青年閱讀者外，當盡量編入本文庫。同時本文庫亦儘可能搜羅當代海內外新著，期對舊版重印者維持相當比例。果能如願，則本文庫殆合英國人人叢書與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而一之也。

韶光荏苒，今距本文庫創刊時恰滿三年，出版書號已達一一一〇，冊數多至七百三十，間有極合本文庫性質，徒以篇幅過多，不得不割愛者，深覺可惜。幾經考慮，決自本年七月，即創刊第四年之日開始，於原有單號及雙號之外，新增特號一種，凡每冊自三百五十面至五百五十面者，一律作為特號，售價定為二十元，俾本文庫範圍益廣，而仍維持定價一律之原則，當為讀書界所樂聞也。

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六月三十日王雲五識

目錄

福至心靈	一
星期天	二六
年華似水	四〇
禮物	六四
姻緣之賭	七〇
夏日已去	九三
邂逅	一〇〇
他鄉客	一一三
欲擒故縱	一二九
棋高一着	一五〇
譯者的話	一七三

福至心靈

「你們簡直煩死我了！」艾太太說，她說的時候，用了很大的勁兒，以致於她那肥胖的兩頰，不住地在顫動。

艾太太的三個女兒同時叫了一聲：「媽——媽。」

艾太太根本不在乎她兩邊胖嘟嘟的面頰不停的顫動，抓起一個薄煎餅，塞在嘴裏，又拿起一杯冰茶，一口氣喝光，然後又去拿煎餅。

「你們這幾個孩子，真的煩死我，」她接着說下去：「小丹從海軍回來才不過七個星期零兩天，你們就輪流打電話給我，批評他這個那個，說他不像是與愛娣絲訂了婚的人，說他一點都不起勁兒。我不知道你們怎麼想，你們可別忘了，小丹在大西洋艦上是重量級角力冠軍，光着腳板站起來就有六呎四吋半高！我一直說，像我們小丹這樣條件優越的孩子，跟謝家的愛娣絲訂婚，是並沒什麼了不起的。再說，小丹在海軍四年，世界各地也去得差不多了，他當然有過別的女孩子，而——」

「媽——媽！」

艾太太又拿起一塊煎餅：「——你們知道，小丹對於吃是最講究的，愛娣絲只有十六歲，相信她對於烹飪一竅不通的，小丹自己也曾這麼說過。那次他帶愛娣絲去兜風，雖然只穿着一件襯衫，一條工人褲，可是在我看來，我們的艾亞丹是全城最漂亮的小伙子。你們不覺得嗎？我總覺得你們這幾個孩子都很神經質，真不知道你們的丈夫是怎麼容忍的。你們以為訂了婚應該是怎麼樣的？難道就非得像電影裏一樣，捧着一把玫瑰花跪着向女友求婚？」說到這兒，她停頓一下，望了冰茶壺一眼，大概覺得說得口渴了，於是對着廚房門口，溫和地叫了一聲：

「芭杰米娜，可不可以請你再給我們來點冰茶？再有一會兒小丹就可以摘完桃子回來了，平常他四點鐘一定口渴的！」

芭杰米娜是艾家新來的廚娘，現在聽艾太太一叫，就從廚房慢慢地走到走廊來。艾家的三個姑奶奶不約而同地睜大了眼睛，望着這個越走越近的紅髮女郎，愕然發現她比她們都高。芭杰米娜一言也不發，提起空空的茶壺，又向來路走去，當她那細高的背影，消失在廚房門口後，大姑奶奶不禁說道：

「天哪，媽媽，她的個子可能都趕上小丹了。」

「那兒啊，她才六呎，」艾太太馬上反駁，然後提高嗓門兒，好像故意讓芭杰米娜聽到似的：「高是很高，可是並不難看，反而讓人看起來挺歡喜的。唉，真是見鬼！一想到要讓像她這樣文雅的人擦桌子抹板凳，我就覺得很不自在。人家在克利夫蘭已經念完了高中，還能把食譜上的

法文念得就像餐館裏的領班一樣的正確呢！你們說，像他這麼能幹的人，我怎麼能安心使用？」

二姑奶奶這時靠過來，說道：

「媽媽，咱們還是說剛才的事吧！我總認爲小丹不對，他不應該把芭杰米娜的弟弟帶來帶去，而且還把他介紹給愛娣絲她們家的人，就好像他是——」

「我可不覺得有什麼關係，」艾太太大不以爲然：「漢米是個很好的孩子，他才到這兒一個多星期，可是他牛奶已經擠得很不錯了，這個孩子又很聰明，小丹教他什麼，他一學就會，他好崇拜咱們的小丹啊！」

那一盤煎餅這時已經吃得只剩下渣渣了，艾太太遂又對廚房那邊喊道：

「芭杰米娜，等那壺冰茶準備好了，你再拿點小點心來，好不好？你早上做好的蛋糕也拿一點來。小丹最愛吃那些蛋糕，他在吃中飯時，一口氣會吃了五個。」

芭杰米娜慢吞吞地應道：「是，太太。」

這時，小姑奶奶開口了：

「媽媽，我知道你覺得小丹怎麼樣都好，可是我却覺得他好是好，有些地方也應該注意。比方說，他在到謝家去時，就應該穿得整齊一點。人家謝家是這個城裏最講究的人家，小丹又不是沒有衣服，他從紐約不是訂製來不少新行頭嗎？」

艾太太耐着性子說道：

「小芬，虧你說得出口！我們小丹不管穿什麼都好看！衣着整齊當然更漂亮，不整齊也沒關係，對於一個他認識了幾百年的愛姊絲，他更不必特別打扮，他在海軍四年，回到家裏每天要擠一百廿七條奶牛，有空還得修理咱們家裏各式各樣的機器用具，晚上出去看一下女朋友，非得穿得整整齊齊的嗎？小丹今天整整是廿一歲零九個星期，他已經可以自己管自己的事了，不用我多說——謝謝你，芭杰米娜，麻煩你了。」艾太太對正端着茶壺與蛋糕來的芭杰米娜笑着說。

芭杰米娜嫣然一笑，退了下去。

艾太太拿了一塊蛋糕，吃了一口，覺得味美極了，等到視線一接觸到她的三個女兒，她又說了：

「真是見鬼！你們這些孩子竟跟着瞎操心，小丹已經不是小時候的小丹了，現在人家能幹得很哪！前些時候他開車到克利夫蘭去，看到一張待僱的名單，一下子就找到了芭杰米娜住的地方，只嘗了芭杰米娜做的兩、三塊巧克力蛋糕，就把芭杰米娜和漢米僱來了，辦妥這件事由頭到尾還不到廿四小時，你們說快不快？我這幾天能够舒舒服服地享受，就是小丹能幹的表現。你爸爸是這州數一數二的牛奶廠廠主，抱歉的是，我却不是數一數二的烹飪專家！」

三個姑奶奶同時輕嘆一聲，艾太太從眼鏡片後面，望了她們三個一眼，然後有點埋怨地說：

「今天下午本來很舒服，你們一來，就把我擾得頭昏腦脹。」

「媽——媽！」三個姑奶奶又叫了一聲。

過了一會兒，大女兒說：

「真的，媽媽，小丹真的不像訂了婚的人。上次他回來過聖誕節時，他應該給愛娣絲一個戒指，既然訂了婚，就應該——」

艾太太不耐煩地叫了起來：

「什麼？你忘記了？小丹是在羅家請客的那天晚上訂的婚，就在他回到布魯克林船上的頭天晚上！真是見鬼！我從來沒聽見過這樣莫名其妙的話！謝家的人有什麼了不起？愛娣絲的耳朵長得嚇壞人，聽你們這三個人一講，好像她配我們的小丹還有點委屈似的！笑話！我不否認愛娣絲是一個好孩子，他們謝家的人也不錯，可是——小丹！」當她看到她的心肝寶貝兒子時，說道，「你姊姊們來看你了！」

亞丹踏上長長的走廊，右肩膀上背着由衣服包着的一袋桃子，他對着姊姊們點點頭，然後把衣包輕輕放下，噴出一口烟，又用香烟尾摩擦摩擦鼻尖。

艾太太很快地給他倒杯冰茶，亞丹接過杯子，一飲而盡，這邊三個姑奶奶，交頭接耳，艾太太裝做沒看見。這三個姊姊都很愛弟弟，只是不像艾太太那麼溺愛，亞丹這時彎着腰去拿蛋糕，三個姑奶奶又把視線集中到他的身上，只見弟弟身上的背心，汗漬斑斑，污穢不堪；露出的臂膀黝黑而健壯，沾滿塵土的帆布褲子，裹着兩條細長的大腿，雖說看起來不錯，可是絕不至於像她們媽媽似的，認為亞丹簡直就是無懈可擊。

艾太太偷偷地望了亞丹一眼，心裏承認，確實希望在他去看未婚妻時，換一換衣服。亞丹一連吃了三塊蛋糕，然後又點起了一枝香烟。白色的烟霧經過他那雙大眼睛，散了開去。他無目的的向外望去，望着蘋果樹那邊的路，接着陡然轉身，向着在汽車間旁邊徘徊的漢米，做了個手勢，手勢做得很快而且帶有命令的味道。漢米看到後，馬上踏過草地向大門走去。

「小丹，你在對漢米說什麼？」艾太太問道。

亞丹只說了一個字：「信。」

漢米這時已從大門口信箱裏，取回來一個包裹，遞給亞丹說：

「這是您的包裹，我已經替您簽了字。」說完，羞澀地走了開去，一邊走一邊看着手裏的明信片。十六歲的漢米，長得很結實，一件補綴過的汗衫，一條亞丹穿過的破短褲，由於尺寸不合，顯得有點笨拙，雖然如此，他給人可愛的印象却並未因此減少。

亞丹以他那粗長的手指，撕開包裹，拿出一個扁平的天鵝絨盒子，打開盒蓋，立即看到兩枚光芒四射的鑽戒，這一對鑽戒將緊緊地把愛娣絲和亞丹兩人套住，使他們甘苦與共，白首偕老。

姑奶奶們看到這對飾物，同時開心地驚呼一聲；艾太太則在想「這麼漂亮的一對戒指，不知道要花去艾家多少牛奶才能換來呢？」因之嘆了一口氣；但立刻却又高興地說：

「啊呀，小丹，想不到你對選擇戒指，也有不凡的眼光！」接着得意地看了她女兒們一眼。姑奶奶們一個個地站了起來，艾太太知道，她們這一離去，這個消息很快就會傳遍伊里鎮的。她

只好說：

「要回去了？好，再見，沒事兒就回來玩兒嘛！」然後歡欣地接受她們一個個的吻別。

亞丹對於他姐姐的離去，一點也不注意，汽車引擎的響聲也不能牽引他一絲的注意力，因為他正全神貫注地望着那對鑽戒。不知他腦海閃過什麼念頭，只見他眉頭皺了起來。漢米好奇地也湊了過來，歪着頭釘着戒指望，他的眼睛大而灰，像他姐姐一樣，連鼻子也相似，高而挺，給人不少好感。

艾太太說道：「漢米，你還沒吃茶吧？這壺裏還賸有一點，過來喝吧！你姐姐的糖放得正好，也放了薄荷，我從沒想到茶裏可以放薄荷，她這一放，實在很好喝。」

漢米怯懦地走上前來，喝了一點茶，隨後轉向亞丹道：

「要不要騎摩托車？」

亞丹點點頭。漢米跳到石板道走向汽車間。不一會兒功夫就把亞丹的紅色摩托車推到走廊石級旁。艾太太把最後一塊蛋糕塞在嘴裏後，瞥見亞丹已把車子推到路上，這才像想起什麼似的，叫道：

「小丹，我看你還是把衣服換換吧，你這樣去找愛娣絲不大好呢！」

亞丹懶懶地說了聲：「管他！」

過了一會兒，大概又覺得這樣答覆他母親不大好意思，遂轉過身來，看着艾太太的手說：

「媽，您的手很好看。」

「胡說！你怎麼想起來的！」艾太太笑着罵道；她那肥胖的身體，在特製的橡木椅上顫動着，接着有點難爲情地說道：「你爸爸——呵，說到你爸爸，我希望芝加哥的天氣不會太熱，要不然他又吃不消了——你爸爸在我變胖以前，也這樣稱讚過我。」

亞丹噴出一口烟，接道：

「記得在內華達州的一條油船上，我曾聽到過一首歌，是關於女人的手的，說什麼纖纖玉手，紅紅指甲什麼的，很好聽。」

艾太太興奮地說：

「我知道了，我也聽到過，好像是在很多年以前，有一次長老會聚餐，有一個人會唱過。後來馬上就有人批評，說教會聚餐不應該唱這種歌。我倒覺得很好聽，只是太熱情了……對了，芭杰米娜一定知道，她父親開過唱片行，我來去問她。兒啊，幫我起來。」

亞丹跳上走廊，一把就把他母親從椅子上提起。艾太太龐大的身體，移向廚房，一邊走，一邊說着。

芭杰米娜正站在那兒，以葱白般的纖纖玉手梳理美麗的秀髮，聽艾太太說完，不自覺地看了自己的手指一眼，說道：

「『纖纖玉手』？——呵，我知道了！那是『喀什米爾情歌』！」

「謝謝你！」亞丹從不遠的地方說，然後轉過身去，挾着那個首飾盒，踱下石級。他那光裸的肩膀，油亮亮的，給人一種男性美的感覺。他從袋子裏拿出一個桃子，三口兩口就吃完了，把剩下的紅核，順手擲向不遠處正在找蟲子吃的小雞。

接着又拿起一個桃子，這次不向口裏送，而是用手把它捏開後，就着它的果汁，在肩膀上亂揉一陣。桃子汁順着肩膀流下，染濕了汗衫。接着他又拿出一個桃子，捏開後，放到腦後，從脖頸一直擦到腹部。一低頭，看到了腳上的一雙皮鞋，一個不耐煩，就把鞋子甩掉了。彎下腰，打開摩托車的機油門，拿出一些機油來，塗抹腳背，這樣抹了幾分鐘光景，把皮鞋塞到蘋果樹上後，看了他母親一眼，跨上機車，以光着的腳板，發動引擎，飛馳而去。

艾太太看得僵住了，等到小丹走了以後，她才叫出一聲：「天啊！」

芭杰米娜抬頭望着艾太太道：「您怎麼的了？」

艾太太看了她一眼，覺得還是與這個新厨娘談話有趣，遂把目標轉向芭杰米娜。在過去這十天裏，小丹已經不止一次地稱讚過芭杰米娜；對她的烹飪技術尤其賞識。小丹平常最不爱吃牛肉，但是那次芭杰米娜做的炒牛肉，他却嘗了不少，艾太太那時冷眼旁觀，覺得奇怪極了。

「芭杰米娜，」艾太太想起什麼似的，說道：「我的三個女兒都說小丹吊兒郎當的，我原本不爱聽這些話，可是剛剛，你沒看到，他用桃子汁抹身子，又用機器油擦腳，弄完了，他就以那副樣子，去見他的未婚妻，還交給她訂婚戒指哪！你說，天下有沒有再滑稽的事？我就是不懂，

他怎麼會這個樣子？你知道，我們小丹一向是我們艾家最愛整潔的孩子，衣服也最考究。可是自從他退伍回來，他就從來沒有穿得整整齊齊過。有一次，更滑稽，他在去看愛娣絲時，穿的一件襯衫，原是他用來擦汽車間的地板用的！」

芭杰米娜用她那雪白的手指，輕輕地剝了一個蘿蔔後，輕描淡寫的問：

「他們訂婚多久了？」

「在去年聖誕節時，我們小丹有十天假期，就回家來過。小丹雖然與愛娣絲一起長大，可是說也奇怪，他不大注意愛娣絲的一切，雖然謝家也是很高尚的人家，愛娣絲也是好孩子……有一天，羅法官請幾個熟朋友去玩，也有我們。就在這天舞會上，小丹和愛娣絲訂了婚。這件事來得真很突然，按理說像小丹這麼大的男孩子，又在海軍服役了四年，應該已經知道愛誰不愛誰了，可是，不瞞你說，他們倆真的一點都不像情人，不像情人的他們，却訂了婚！你說奇怪不奇怪？也許有的男人就是這麼糊塗吧！一個男孩子如果不為愛結合，為金錢、為美貌，我都聽到說過，可是像小丹這樣，我真不懂！我已經四十六歲了，仍然想不通……芭杰米娜，你的指甲是擦指甲油嗎？還是天生就那麼粉紅？」

芭杰米娜不自然地笑了一下：

「我的手指甲一直都是這個樣子。」

「啊，那可真好看了！」艾太太說，說着打了一個呵欠，走出廚房。走到客廳門口時，又加

一句：「小丹也這麼說過。」一脚踏進客廳，關上門，坐在一張椅子上，閉起眼睛又想起了小丹剛剛的惡作劇。如果小丹是想故意來氣惱愛娣絲，那他是做對了。愛娣絲這個女孩子對於穿着，特別注意。上星期來艾家吃茶時，就曾當面稱讚過羅法官二兒子的衣服漂亮乾淨，艾太太想到這兒，不禁搖搖頭，她真不知道小丹這樣做會有什麼結果。忽然，從廚房傳來的談話聲，打斷了她的思潮：

「我剛剛擠了三條奶牛。」漢米很高興的大聲說着。

芭杰米娜的聲音低多了，但却很有力量，她說：

「漢米，不要講別的，你剛剛接到一張明信片，我看到你看了，我跟你講過，不要把我們到這兒的事，告訴別人，你就是——」

「啊，芭姐，你又多疑心了，我只是告訴了狄克，狄克不會告訴裘表叔的。」

「誰說？狄克會告訴他媽媽，他媽媽會把這件事告訴所有的人，她那張嘴，你還不知道？你就是不聽話！」

「芭姐，你放心，裘表叔不會來追我們的，咱們這一走，就等於告訴他，你不願意嫁給他，他還不知趣？我問過亞丹先生，如果一個人不願意與監護人同住，警察會不會保護——」

「什麼？你跟他講了這些事？」

「我沒有講是咱們！」